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第三十一期電子報



眉溪部落專輯：摸索、成長與轉化



人社中心

H.I.S.P

關於我們

發行單位 ||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發行人 || 江大樹

總編輯 || 陳皆儒

執行編輯 || 陳嘉霖

地址 || 54561-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1號·人社中心

電話 || (049)291-0960 #3890、3891、3893、3894 / (049)291-1184

電子信箱 || ncnuhiasp@gmail.com

發行日 || 2019年10月

/ 本期索引 /

-
- 01 【序言】 陳皆儒，第三十一期總編輯/暨南大學土木系副教授/水沙連人社中心環境保育組組長
-
- 【我們的社會實踐】
- 03 ● 走過的話語：眉溪報導 唐淑惠，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兼任助理/眉溪報導執行編輯
- 06 ● 大學裡的部落教室 范心怡，暨南大學原住民專班約用組員/兼任講師
- 11 ● 原住民傳統知識與流域治理---眉溪部落的嘗試 陳嘉霖，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 17 ● 眉木傳情：烏克麗麗 X 木箱鼓 X 社區孩童音樂陪伴 劉家銘，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兼任助理/眉溪報導特約記者
-
- 【社區故事】
- 20 ● 《眉溪報導》陪伴我們成長 蔡毓婷，眉溪報導特約記者/眉溪部落青年
- 22 ● 成為部落報記者 金雯雯，眉溪報導特約記者/眉溪部落青年
-

序言

暨南大學經由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的執行，和南投縣仁愛鄉的眉溪部落 (Alang Tongan) 建立起合作關係已邁入第六個年頭，摸索中經歷了許多實踐方案的更迭，其中《眉溪報導》是大學與部落維繫合作關係最為穩定的平台。眉溪報導執行編輯唐淑惠在本期電子報〈走過的話語：眉溪報導〉一文中說：「它是暨大團隊進入部落的一個平台，也因為部落裡沒有人在做媒體經營，就像是搬了一張沒人坐的椅子，在這麼複雜的部落脈絡裡，能安身於一處，靜靜地觀察……」。部落特殊的社會文化脈絡對於大學執行在地實踐計畫確實是項挑戰，例如即使部落發生了值得報導重大事件，但因考量其中的複雜的利害關係，部落報編輯團隊成員反覆斟酌後選擇「不報導」。又如〈大學裡的部落教室〉文中提到大學課程規劃與部落慣習的問題，在賽德克傳統文化裡男人是不可以編織的。然而當文化課程導入大學課堂時，該如何遵守傳統規範又能讓更多有興趣學習的學生有機會認識傳統的織布文化？文中分享了當時與耆老溝通之後的創新做法，既符合族群的文化脈絡又能滿足大學教育需求。

部落的族群文化背景，加上複雜的地方人際網絡，非外人能在短時間之內所理解，因而「轉譯者」的角色就非常關鍵。《眉溪報導》創刊時即定位為「部落報」，掌握在地觀點是這份媒體最核心的原則。因而創刊時即邀請幾位部落青年擔任特約記者，使能貼近地方脈動成為真正的部落報。在本期電子報中，蔡毓婷及金雯雯兩位部落青年分別撰寫了〈眉溪報導陪伴我們成長〉及〈成為部落報記者〉，分享了她們擔任部落報特約記者的心路歷程。蔡毓婷回憶起部落報陪伴她創業的歷程，而金雯雯則分享了部落報的採訪編輯工作使她更能認識部落的人事物。從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她們從部落青年的角度來評價、理解《眉溪報導》這份刊物。

《眉溪報導》確實是維繫暨大與眉溪部落合作關係最重要的媒介。然而除此之外，人社中心眉溪駐點團隊亦嘗試其他的實踐方案試圖擴大跟部落的接觸面。「眉木傳琴」計畫即希望開啟大學與部落兒少之間的互動，也希望透過音樂促進部落兒少的凝聚。不過，負責帶領音樂班的人社中心兼任助理劉家銘在文中提到，烏克麗麗與木箱鼓兩項樂器雖然逐漸引起部落學童的興趣，但方案執行三年下來參與度卻日漸下滑，「眉木傳琴」計畫只得宣告暫停。然而在這三年中隨著音樂課的結緣，跟大學互動的部落兒少有數十人之多，至少音樂曾在他們的成長歷程中佔有位子。並且展望未來，曾經的假日琴聲也為大學與部落之間的情誼建立更深厚的基礎。

在傳統文化的當代意義層面，本期文章〈大學裡的部落教室〉及〈原住民傳統知識與流域治理---眉溪部落的嘗試〉有所撰述。范心怡談到了因為大學端的文化課程開設，讓前來授課的部落業師得以重新思考如何符合現今的趨勢而將織布文化製作成教案，也結合大學校內的各方

資源引導學生從傳統中找到創新的價值，活化傳統文化。范心怡的文章帶出了大學與部落之間存在相互學習的關係。而陳嘉霖的文章以眉溪河岸的生態棲地為例子，從流域治理的角度看到眉溪部落賽德克文化及 **Gaya** 與現代科學知識之間相互學習，對流域治理產生典範轉移的作用，以及傳統文化再創造的意義，文中也提到了大學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綜上，本期電子報以眉溪部落為專輯主題，共收錄六篇文章分別談到了《眉溪報導》編輯團隊成員的心路歷程，還有實施三年而暫時停辦的「眉木傳琴」計畫、大學與部落的課程合作，以及生態棲地計畫關於流域治理及傳統文化之間的嘗試。雖然各自主題不同，但都同樣呈現了大學與部落攜手進行實踐方案的摸索及嘗試，以及磨合之後的成長與轉化，因而本期電子報眉溪部落專輯以「摸索、成長與轉化」為題。

第三十一期總編輯/暨大土木系副教授 陳皆儒

【我們的社會實踐】

走過的話語：眉溪報導

文：唐淑惠，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兼任助理/眉溪報導執行編輯

在各種更迭的議題與行動的消漲中，部落報竟成為暨大與眉溪部落最持久且穩定的聯繫合作關係。它是暨大團隊進入部落的一個平台，也因為部落裡沒有人在做「媒體經營」，就像是搬了一張沒人坐的椅子，在這麼複雜的部落脈絡裡，能安身於一處，靜靜地觀察…

故事的開始：找一個沒人坐的椅子

2014年8月暨大團隊進駐眉溪初期，即觀察到在區域上，眉溪部落分為「南山溪」、「天主堂」與「眉溪」三個聚落；在組織上，除了有教會組織外，也有村辦公處、協會、基金會、社福機構等在地單位。加上長期以來，各種外來勢力與資源的進入，形成眉溪部落十分複雜的內在脈絡。

面臨這樣的情勢，初期我們就有幾點體悟，一是在執行策略上，暨大適合參與柔性議題，也就是比較不涉及短期利益、法規制度、權力分配或公共建設等議題，如文化面或社福面。二是，對於社區，資訊的充分交流是部落推動公共事務與共識凝聚的必要條件¹。

我們當時開展了「空間、議題、資訊、關係」等四個面向的行動策略，透過部落會議，族人肯認暨大參與眉溪部落營造。2015年10月在部落公共會議，共同決議報刊名為「眉溪報導」(Kari Ndaan Tongan)。一開始我們對於部落報的期待，僅僅是做為資訊的平台。但沒想到，在各種更迭的議題與行動的消漲中，部落報竟成為暨大與眉溪部落最持久且穩定的聯繫合作關係。更明白地說，它是暨大團隊進入部落的一個平台，也因為部落裡沒有人在做「媒體經營」，就

¹ 不過，在行動上，該如何讓資訊願意被釋出與被廣泛接受以及盤整資訊與確認哪些資訊必須被分享？資訊平台要採用實體平台或虛擬平台？另外，這個過程有無師生參與學習的可能呢？坦誠而言，在暨大進駐初期雖有行動想法，但也清楚這項可能翻轉部落內在資訊結構的作法，必須有穩固的關係基礎；而方案的啟動關鍵，則必須從部落主體出發，醞釀並等待部落內部也認為此事重要時，後續暨大協力建構的資訊平台方才能夠融入部落脈絡之中。

隨著暨大在眉溪各項行動方案的開展，參與各種正式或非正式討論的機會也越來越多。在某次的聊天聚會中，由於部落學童就學安全與建置通學步道的議題討論，間接促成了「建構一個讓居民能了解部落公共事務的資訊平台」成為在場眾人的共識。緊接著，暨大團隊開始主動向南豐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南豐村長與振興基金會執行長進行說明，並聽取他們對於以部落報作為資訊平台的建議。(摘自陳文學、邱韻芳〈大學協力下的部落治理——以暨南大學參與眉溪部落為例〉，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7卷第1期)

像是搬了一張沒人坐的椅子，在這麼複雜的部落脈絡裡，能安身於一處，靜靜地觀察、紀錄、分享著部落的點點滴滴。

到底是社區工作者，還是媒體工作者？

報刊做為我們進入社區的一種方式，它是成功的，一般居民都很樂意接收我們的採訪，對我們的認知也是「記者」，且是「好的」記者，報導光明面的。然而，我們自己也很清楚，我們不是純媒體人，我們是同時兼具 insider 與 outsider 的部落工作者。這不僅僅是因為編輯團隊裡有好幾位部落青年，更大一部份，我們是藉由發行報刊，讓我們的部落工作得以較順利施展。也因此，部落關係的考量，往往重於媒體人所追求的「真實」。舉例來說，部落裡曾經發生



圖：眉溪報導編輯會議

獵人誤傷，導致族人死亡的事件，這是何等重要的事件，各大媒體都有報導，但事件本身在部落內早就繪聲繪影，做為一個月刊的部落報，我們自然不是去報導事件本身。(甚至是事件本身發生的原因，不只是不可考，且非常可能是「不可說」。)，那我們這時候該說什麼？能說什麼？

創刊初期，有位社區報前輩就曾叮嚀我們，社區報是促進社區發展，不是讓社區分裂。社區報與一般報導很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撰稿的公民記者極有可能就是報導主角的鄰居、親戚，甚至是夫妻。這就像在一個大家族裡，有紛爭時往往有一套內部的邏輯去處理，在這時候，如果有個好事的外人，把事情張貼到布告欄，即使你說的是較具建設性的話題，如，我們原本想以較積極面的「獵人證」的自我管理規範的議題帶入這個事件。但也因為時機敏感而作罷、延緩此議題的刊載。這只是近期發生的一個例子，再更多時候，看似無害、光明的議題，因為你深諳其中的利害關係，檯面下的波濤洶湧，而就此打住。

說實在，當經營部落報兩、三年，益發感覺在這小小的部落裡，報導內容的單一性與重複性之高。也加上，其他部落行動方案開展的延遲與阻礙，部落報雖然成為我們能持續在部落安身的方式，但也僅限於此，它的階段性任務似乎已完成，必須再往下走一步了。

改頭換面

《眉溪報導》對於工作者的我們，它有助我們跳脫計畫取向的思維，一次一次將自己放進部落的生活文化脈絡裡，透過每一次的人物訪談，都能知悉這位居民他部落裡的生活圖象是什麼？關心的是什麼？他如何看待自己與部落的關係？一再提醒我們，部落裡還有很多不同的聲音。然而，我們也開始思考，社區報的範圍尺度應該是如何？生活在眉溪部落的居民，他生活中觸及到食、衣、住、行、產業、公共議題是跨部落的，比起一個部落或社區的地理區位，或許「生活圈」的概念更符合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理解，他的親戚很多都在國姓鄉清流部落，他太太很可能是從瑞岩部落，甚至是信義鄉的布農族，他的小孩可能都在埔里就讀國中，這些地方發生的大小事都有可能是他關心的。

一個大學進入地方的視角應該是如何？我們能發揮的專長又是什麼？媒體經營是一種方式，它能發揮到的最大效益又會是什麼？我們抱持著這樣的疑問，一邊自我解惑，一邊推動眉溪報導的轉型，期待它的改頭換面！

(全文完)



大學裡的部落教室

文：范心怡，暨南大學原住民專班約用組員/兼任講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自 2014 年 8 月起，因為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的支持，正式與南投縣仁愛鄉眉溪部落建立起合作的關係。同年，因著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自 2018 年 8 月起更名為「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以下簡稱「原住民專班」)的成立，在暨大校園內開始規劃了許多原住民文化的正式課程，隔年也邀請眉溪部落的伊婉貝林老師到校開設「賽德克傳統的農事與祭儀」，以文獻回顧、耆老分享及實際在校內種植小米的方式，將賽德克族的傳統農耕知識帶入大學校園內教授。因著這個門課程開設，看著修課同學們對於傳統農作技術的學習與身體力行，也讓筆者思考著，是否能再延伸其他原住民傳統知識與技術進入大學校園內呢？

老人們的感嘆

筆者過去長期在眉溪部落擔任文化導覽員，常聽到長者們感嘆地說著：「現在的年輕人都不想學了。」「我走了，我媽媽傳給我的，也就斷了……。」「小孩子都不在家裡，要怎麼教？」原住民傳統的知識與技術，原是在日常生活中經由長者傳授的智慧，但由於社會生產型態的轉變，使得部落中的年輕人自小就因求學或工作的關係而離開家鄉，為了生計而打拼，減少了與長輩相處的時間，更不用說還要長時間地學習各種傳統技藝。再者，又因物質環境的改變，許多生活所需用品皆能用金錢買得，使得原本傳統的技藝因需求減少，而隨老人的凋零而逐漸失傳了。

課程中遇到的 Gaya 問題

有鑑於此，在與原住民專班邱韻芳主任討論後，希望不只是以辦理活動的形式，讓學生接觸原住民的傳統技藝，而能更直接地用課程的方式邀請部落耆老到校指導，讓這些快要被年輕人遺忘的智慧，在大學校園內讓更多的人看見。因此，先尋訪了筆者最為熟悉的眉溪部落，並與織布匠師討論後，正式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設「原住民物質文化-織布」的選修課程，

邀請眉溪部落的劉百麗、江嬌媚及曾素娟老師們作為本課程的業師，共同指導學生使用賽德克族傳統的地織機；課程內容先以「平織」技法作為基礎，教導「媽媽的紋面」、「爸爸的紋面」及「彩虹」等三種織紋的排線規則與每個紋路所代表的含意。

本門課程由於受限於傳統地織機(ubun)的數量及業師須個別指導，因此設定為 10 人學習的小班課程。但由於非常吸引學生，因此，另有兩位同學帶來了家中祖母過去曾使用的古董地織機，一同了加入學習的行列。除此之外，本次的修課同學中亦有一位泰雅族的男同學，因為對於傳統編織文化相當有興趣，所以也想要來了解織布的技術；但由於他自己本身是熱愛山林的獵人，要如何讓他能參與本次的課程，這也是本門課程所面對的文化挑戰，但亦增加了可學習更深層的文化規範之機會。



圖 1：劉百麗老師及江嬌媚老師指導同學整線技巧

為什麼身為獵人的男孩子，不能學習織布呢？在賽德克族傳統的文化裡，女人是織，男人是編²，兩者雖有相互協助，但仍主要在自己所負責的領域裡學習，因為這就是「Gaya」，規範著族人的日常生活。也是在這樣的規範下，發展出相互的分工，因此男性不會去觸碰女性的織布用品，以避免影響上山狩獵的收穫。但當這樣的知識學習連結到大學教育中時，要如何在遵守傳統 Gaya 的規範下，又能讓更多有興趣學習的學生有機會認識傳統的織布文化，這就成了

² 在賽德克傳統的編織技藝中，區分為「編」和「織」兩種。前者主要是由男性負責，利用黃藤或細竹製作背簍（男生的背簍稱為 tokan、女性的背簍稱為 bruru）及網綁之用，因製作時較費力，故多為男性來負責。後者是以苧麻為主要材料，利用地織機(ubun)製作家中所需布匹，且編織程序較為複雜，從中亦發展出相當多變且精緻的花紋，因此多由女性來負責；由此，逐漸發展出男、女分工的編織 Gaya。

首要解決的問題。在與部落業師討論後，我們將本次的課程設定為織布技術的學習，而非傳統文化的傳承，如此就能在不違反傳統 Gaya 的原則下，讓這位男同學得以學習；但又因其本身具有獵人的角色，所以在課程結束時，業師們將其課程中所使用的織布工具，以象徵性的丟棄儀式來除去他所學到的織布技術，以為不影響其日後的狩獵成果。

文化的傳承

有了這次的開課經驗後，在 107 學年度繼續開設了這門課程，仍邀請眉溪部落的曾素娟老師前來指導，但不同於前一年的是，這次還邀請到曾老師的媽媽—王秀英阿嬤，她是曾老師的啟蒙者，同時也是傳承者。因此，在她們兩位的教導下，不僅讓同學們仔細地學習織布過程的每個步驟與關聯性，亦實際經驗到過去在部落中，由母親傳承織布技藝給子女時的情況，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也促使修課的同學們有了更深層的思考產生。



圖 2：同學使用地織機之情形



圖 3：王秀英阿嬤指導同學掉線時修補的技巧

課程中注入的新元素

在 107 學年度中，多了許多新的元素。首先，我們的上課地點從原民中心的室內空間，移到了暨大原住民保留地上新建好的排灣族石板屋中。同學們在排灣族的石板屋裡，織著賽德克族的布；雖然是分屬不同族群的文化，但一點都沒有違和感，同樣都是在暨大校園內，展現原住民獨特的文化。在這樣的環境裡學習傳統織布，甚至比前一學期，還更增添了學習上的感覺。

而在修課同學的組成元素中，除了原住民專班的原住民學生外，加入了兩位漢人同學，她們是原住民專班成立以來，首次申請雙主修及輔系的學生。因著自己對於原住民文化的興趣，不僅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並把握機會選修各類型的傳統實作課程。從過程中不僅努力去學習，亦從她們的反思回饋中得知，她們相當珍惜這樣的實作學習機會。因為在她們的生活中，已找不到如此仔細且有深度的學習自身傳統文化的管道；再者，觀察到一位母親是如何將自身所知的技術、文化概念等傳承給自己的孩子，而成為孩子生活中重要的學習對象，所有文化的根基都是從「家庭」的傳承下發展而來的。

在業師的指導下，每位修課同學都完成了他們人生中的第一塊布。從花色、圖樣的選擇，到每一次仔細的排線，最後放到地織機(ubun)上完成自己的作品，整個過程都是相當難得且珍貴的學習經驗，滿載著每個人對於這項技藝的文化感受。這不僅僅是他們生命中的第一塊布，也是開啟他們認識賽德克傳統織布技藝的一扇門。



圖 4：眉溪部落的業師與同學們及完成的作品

暨大與眉溪部落的課程合作

暨大與眉溪部落的合作，是多元且具創造性的協力方式。104 學年度開始，由伊婉貝林老師所開設的「賽德克族傳統的農事與祭儀」課程，在暨大圖書館後方開闢了一塊「暨大小米園」，教導修課同學種植小米的技術與傳統知識。因著小米園的出現，105 學年度時，又邀請了眉溪的傳統建築工班，結合原住民專班及通識課程的同學，在小米田旁搭建了一棟賽德克傳統穀倉，從中指導同學傳統建築的搭建技巧與藤綁技術。在有了農事與建築的知識後，106 學年度，再增加開設「原住民物質文化—織布」的課程，邀請部落匠師來大學校園內協同上課，透過她們對於傳統織布技藝的教導，讓修課同學能學得織布的技術與知識。

部落文化可以在大學的正式課程中推廣與教授，讓同學們可以深度地認識與學習這些技藝並促進自身的思考；而透過了學生的學習紀錄，亦將族群文化的智慧保存在文字或影像成果中，讓更多人有機會可以認識織布文化。經由在大學端的課程指導，也讓前來協助授課的部落業師重新思考，應如何符合現今的趨勢而將織布的過程解說製作成教案，讓修課同學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學習到基本的文化知識與織布技巧，並且適時地介紹與說明文化中的傳統規範，讓更多人能有正確的文化知識。

而在大學端亦透過部落業師的協力，不只是業師到校內的協同教學，亦有規畫多場進入部落實地教學的活動；如此可將理論知識轉化為實作技術學習，「知行合一」地認識原住民傳統文化，而不再只是運用文獻資料來進行介紹。除此之外，也結合大學校內的各方資源，引導學生如何從傳統中找到創新的價值，活化傳統文化，讓這些珍貴的知識技術，不在只是陳列在博物館中，而是能夠實際運用在部落發展與文化推廣上。期待如此「跨域」的雙向合作，能持續在暨大及眉溪部落發展下去，逐步建構彼此在規畫原住民文化教育與傳承領域上的藍圖，以讓更多想要學習原住民文化的青年學子，有機會能進入與探索。

(全文完)



【我們的社會實踐】

原住民傳統知識與流域治理---眉溪部落的嘗試

文：陳嘉霖，暨南大學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流域治理」強調跨越現代科學分門以及政府科層分工的侷限，以「流域」為單位對於溪流周邊的土地、生態環境及水文做完整的系統性想像。這意味著不單只有水利專業的介入，還需要公共行政的系統性思維，將生態、自然資源管理以及人文社會等的不同專業整合，並做跨部門溝通協調的「治理」思考。

在「流域治理」思維的影響之下，公部門的政策施為與行動策略也產生了典範轉移，開始納入過去僅強調水利專業所無法碰觸到的知識領域。其中原住民族知識因其「在地知識」的特性，能夠補足現代科學在微觀的區域層次缺乏完整系統觀的缺點，對當代流域治理能有重要貢獻。

原住民族長期生活經驗所建構的知識體系，相對於西方文化為基底的現代主流科學，具有傳統性及在地性，所以也常被稱為在地知識、傳統知識、地方生態知識...等。(沈淑敏，2017) 官大偉也指出原住民生態知識所具備的特質與存在的價值，是「人與土地之間互動的特殊方式所產生的知識」同時具備人群／特定地理尺度／知識產生方式等三面向之特色。(官大偉，2014) 原住民知識的在地特性，比如對於自然災害的應對方法、熟悉當地自然環境、傳統工法或是環境史的記憶等，可以提供更符合人地關係脈絡的土地利用制度及災害管理方法，原住民族的在地生活實踐經驗及文化故事，也往往是環境教育活動非常好的素材來源。

眉溪部落鄰近河岸，過去曾遭受土石流、溪水暴漲的災害襲擾，常態上亦有水資源利用、土地利用等環境課題有待解決。近年部落族人透過與公/私部門及大學之間的合作，以賽德克文化為基底發展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當代知識典範，結合當代生態、水資源及防災知識，開創「流域治理」更多的可能性。

眉溪部落的賽德克永續精神

眉溪部落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地理位置上處於東眼溪和眉溪的匯合處及眉溪與南山溪匯合處的平台，部落內的聚落包含 Alang Tgelaq (眉溪聚落)、Alang Lahuy(天主堂部落)和 Alang Iyu (南山溪部落)，統稱 Alang Tongan(圖 1)。部落的主要族群是 Seediq(賽德克)中的 Tgdaya 群，這個族群的生活慣習、人與土地的關係、祖訓及價值規範，稱為「Gaya」。而 Gaya 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永續的本質，也在當代流域治理中有著重要意義。



圖 1：眉溪部落位置圖

河岸生態棲地營造

眉溪部落生態棲地營造緣起於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的眉溪堤防工程計畫，當時部落族人提議以兼具在地滯洪功能的生態棲地取代傳統水泥河堤工程。這個構想獲得水保局的認同，由南豐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王嘉勳主導，建立起公部門與部落的夥伴關係，於 2016 年展開生態棲地營造的嘗試。這個位於眉溪河岸旁的生態棲地空間規劃概念具有高度的賽德克永續精神，與當代水利專業看待大自然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其中最大的差異在於以疏導取代圍堵，將溪水的暴漲漫延視為自然界的正常現象，人類應該讓出空間給大自然。而生態棲地的大片平台，正好可以讓暴漲的溪水有在地滯洪的空間(圖 2)，而不是意圖以水泥堤防阻隔溪水。如此不僅減少人工設施，也是順應自然脈動的賽德克精神。



圖 2：位於眉溪河岸旁的生態棲地，具有在地滯洪的功能。

「當淹則淹」是這個空間謹守大自然法則的最鮮明表現，而平常時期則可做為多元物種的生態棲地以及環境教育場域。「以賽德克文化為基底發展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當代知識典範」，並結合當代生態、水資源及防災的科學知識，生態棲地成為實踐賽德克文化強調人與土地緊密相連的文化場域。園區內也以賽德克傳統工法施作諸多設施，例如仿賽德克家屋型式的環境教育教室(圖 3)、仿賽德克穀倉的觀景涼亭、竹橋、石板路等，都是請耆老以傳統工法並利用在地建材興建。這些文化景觀設施並非僅是為了增加文化意象的舞台化展演，更重要的是透過傳統的賽德克工法技藝及取自在地山林的建材，例如石板、竹子、藤編及石磊，傳遞賽德克祖先與土地、山林的緊密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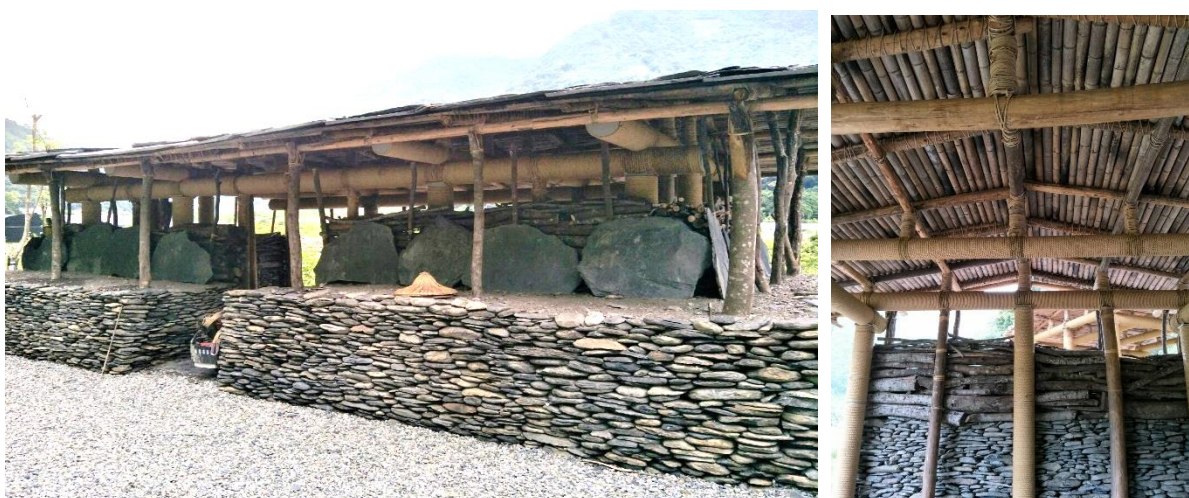


圖 3：生態棲地園區內以傳統工法興建的环境教育教室

傳統工藝技術應用在當代流域治理，這屬於「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層次，然而這個生態園區所乘載的意義，更重要的是賽德克永續精神的「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園區裡的環境教育教室以仿賽德克傳統家屋型式建造其，就是為了傳承賽德克的價值觀，是一種人/地和諧的世界觀。賽德克家屋文化和 Utux(靈)信仰密不可分，復振家屋文化也就等於重新找回祖先對 Utux 崇敬的精神。賽德克人的 Utux 信仰，規範了人與土地的互動倫理，並從中發展出「祖訓」，也就是 Gaya。Gaya 是賽德克人對於 Utux 的崇敬、人與大自然的互動經驗長久累積而建構的一套規則，(簡鴻模，2003)因而 Gaya 就是一套能契合當地自然環境的永續生活模式。從流域治理的角度，當地已發展數千年的賽德克文化及其 Gaya，與現代科學知識之間可相互學習，對流域治理產生典範轉移的作用，以及傳統文化再創造的意義。這是眉溪河岸生態棲地為何要融入賽德克傳統家屋元素的主要目的。

找回 Gaya：從家屋文化出發

為了傳承賽德克 Gaya 的永續精神，以及銜接部落近年來積極發展的賽德克傳統家屋文化復振工作，暨南大學人社中心眉溪駐點團隊從 2019 年下半年度開始與部落共同合作，協助在地小學-南豐國小製作「傳統家屋文化影片」(圖 4)做為國小文化課程的教材。從傳統家屋的建造過程、整地、備料、夢占以及相關禁忌介紹，能夠充分體現賽德克祖先對於 Utux 的崇敬以及 Gaya，因此從家屋文化出發是賽德克文化復振很好的途徑，也是培養學童具備環境永續精神絕佳的教材。

家屋教材影片除了運用人社中心過去在眉溪部落駐點工作所累積的田野資料之外，南豐社區發展協會也提供 2015 年在「人止關」進行傳統家屋建造過程的紀錄影片，作為這份教材的基本內容，如此得以將家屋建造過程完整呈現給賽德克學童。另外，為求教材影片內容正確，尤其是關於家屋的 Gaya，人社中心駐點團隊邀請部落耆老審查影片並做口述補充(圖 5)，透過這個方式也稍微彌補了世代之間文化傳承斷裂的問題。



圖 4：文化教材-傳統家屋文化影片



圖 5：邀請部落耆老審閱家屋教材影片

為了讓學童能夠理解過去祖先興建傳統家屋的過程即是人與大自然之間互動的過程，人社中心團隊特別進到兩百年以前的舊部落「Tongan Baro」拍攝，在教材影片中呈現過去賽德克祖先生活的場景與地勢(圖 6)，藉此讓眉溪部落的學童體會賽德克與山林之間的依存關係，以及 Gaya 所強調的對大自然敬畏的態度，如此也才能對賽德克家屋的型制有比較完整的認識。



圖 6：教材影片中呈現 Tongan Baroru 舊址

暨大人社中心眉溪駐點團隊與部落合作製作的賽德克家屋教材影片目前正持續編輯製作之中，經由專家學者的審查、部落耆老的口述、國小教師社群的教案討論...等過程，逐步完備這部教材影片的內容。未來也會以此作為基礎，發展為環境教育教材、觀光導覽影片...等用途。這個教材製作行動和部落的其他文化復振工作，例如生態棲地的 Gaya 永續精神再現、生態文化旅遊及傳統家屋文化...等，都是為了使文化傳統能夠在當代的生活產生新的意義以及應用，讓部落人世代代繼續成為賽德克·巴萊(真正的人)。

結語

極端氣候趨勢下造成災難頻率增加，是當代台灣面臨的重要課題。尤其是以高山、溪流為主要居住場域的台灣原住民族，面對氣候災難往往受害最深。因而在國土規劃、流域治理的相關政策討論中，原住民族的角色理應位居中心位置。不過，原住民族並非只是等待救援的受災者，而是可以扮演積極解決問題的知識寶庫。以眉溪部落在眉溪河岸的生態棲地營造為例，千百年來累積的 Gaya，使得部落族人較能具備永續的眼光看待自然律動，也因此能夠將水保局原本的堤防工程轉化為生態棲地的方案。並且，賽德克的知識典範強調人與土地的依存關係，對於 Utux 的崇敬所延伸出的在地生活模式及工藝方法，對於當代科學知識而言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兩者也可相輔相成。在這過程中，也是讓日漸凋零的傳統文化在當代生活中能有再創

新的機會，暨大人社中心眉溪駐點團隊也有幸能夠參與其中。目前人社中心眉溪駐點團隊透過教材製作來協助部落傳承家屋文化，這也是復振 Gaya 永續精神的努力，未來搭配部落的生態棲地遊程、環境教育活動等實踐計畫，期待可以逐步勾勒賽德克的流域治理論述及實踐方法。

參考書目

沈淑敏，2014。〈原住民族生態知識對當代環境調適的意義〉，《原教評論》。頁 8-9。台北：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官大偉，2014。〈原住民知識與災害管理：一個從民族科學觀點出發的研究〉，《臺灣及太平洋友邦南島民族氣候變遷及因應政策研討會》。頁 232-255。臺北：中央研究院。

簡鴻模，2003。《Alang Tongan(眉溪)口述歷史與文化》，新北市：輔大出版社。

(全文完)

【我們的社會實踐】

眉木傳情：烏克麗麗 x 木箱鼓 x 社區孩童音樂陪伴

文：劉家銘，眉溪報導特約記者/人社中心兼任助理

2016年9月，隨著家屋紀錄片拍攝告一段落，完成階段性的任務後。當月的部落報編輯會議與淑婷和文學老師等人開會時，問到自己接下來要在眉溪部落採取哪些社區行動方案？剛開始是完全沒有頭緒的，對於社區營造和部落發展，有著既定的框架：要不是走生態觀光導覽、部落傳統美食、回復傳統文化技藝，或是興建部落意象等等。這些發展似乎只停留在看得見的想像，並以地方為主體的情況下，行動方案好像必須跟這些框架緊密結合，才算得上是對部落有些許幫忙，在這樣的脈絡下，對於部落發展的想像，都指向同一個方向。

一時半刻想不出頭緒來的我，認為自己好像在部落發展之中不被所用，便無用武之地，或許有相關才能的人才能做部落發展的事情，便在心裡面嘀咕著。過了一會兒，閒聊之中，提到自己音樂方面的專長，才想起觀察部落已久的一個現象：為什麼這邊的年輕人沒有凝聚的感覺？舉例來說，大部分基督教會系統都會有所謂的敬拜讚美團，以熱門音樂的模式演奏音樂帶領教友歡唱聖歌，也透過這樣的組織來凝聚教會年輕人。可是在眉溪部落，卻不是這麼一回事：從學生時期接觸眉溪部落到現在，觀察在部落裡的孩子們，到了國中以後，雖然大部分的學員們都會在部落居住，卻沒有相互凝聚的感覺，相較於其他部落或其他教會，是個很特別的現象。長老教會那邊有爵士鼓和鋼琴，已經有部分的器材了，一直以來想利用組樂團的方式讓青少年聚集起來，也讓部落的年輕人有另一層面的歸屬感。詢問部落族人對於青少年的觀察，發現他們的時間和狀態不易掌握，之前辦活動的經驗看來，大多數的青少年不見得願意參與活動；另一方面，熱門音樂樂器對於部落的家庭來說，算是比較大的負擔，人社中心這邊的計畫也不能添購器材，整體上非常難以執行。



圖：正在練習烏克麗麗的小朋友們

這樣的發想，便指引到另一個可能：烏克蘭麗與木箱鼓。之前在其他部落已經有這方面的教學經驗，對象也轉變成年紀較小的朋友，相對容易凝聚，器材上比較容易取得，價位也比較能負擔。如此特別與個人才藝相關聯的社區行動方案，反而得到很多人的讚賞，認為是可行的行動方案，也就創造出「眉木傳琴」的雛形。

大多數的小朋友都沒有基礎，從最簡單的 DO、RE、MI 開始，還有經過大家投票決定的「水果和弦」(其實是用水果代替英文字母，方便記憶)，每次來的小朋友都不太一樣，教學的進度很容易銜接不上，或是常常遇到新來的小朋友們，又要從基礎教起，要看到成效很不容易；另一方面，也因為不同的小朋友願意來看看，也讓部落小朋友有更多元的學習和接觸不同事物的機會。

至今課程已經執行了三年左右，從一開始許多小朋友樂在其中，對音樂有相當程度的興趣。這些日子下來，超過 20 個小朋友曾經參與過「眉木傳琴」，除了每年聖誕節都會固定表演之外，其他部落活動或是教會活動都會參與；在部落之間也都有些許知名度，小朋友們每到學期末都會問老師：「老師你什麼時候會再來？我還想要來上烏克蘭麗！」看得出小朋友對於活動滿心的期待。



圖：「眉木傳琴」的參與度逐漸提高

「眉木傳琴」執行到第二年末，雖然在教會參與許多活動以及演出，也覺得不能只有烏克蘭麗這項樂器，這樣的模式也比較固定後顯得單調，曾經想過要帶這些小朋友出去表演，可惜沒有適當的舞台和機會，後來雖然剛好和埔基護理之家連結，有機會到埔里鎮蜈蚣里社區進行表演，但小朋友們的凝聚力不如以往；原定想增加大多數青少年喜愛的爵士鼓課程，面臨器材無法添購、教會不願意配合租借，種種原因下便改為木吉他的課程。從3位左右的學員，慢慢逐漸減少。雖然很多部落居民看到我都會想要學習吉他課程，似乎叫好不叫座，參與程度不如預期，原定禮拜天下午的課程，即便調整過上課時間到平日晚上，也無法改善這樣的現象。和一些部落居民閒聊後，他們也觀察到部落小朋友不像之前願意學習才藝，寧可在家閒晃玩手機，父母對於小孩學才藝的態度也不積極；如果是整天營隊則相當願意參與，可以讓小孩在外一整天，如同托育式的照顧。這樣的態度連教會都不太願意舉辦暑期營隊活動，小朋友參與部落活動的可能性變得更低。



圖：2017年天主堂聖誕節晚會表演



圖：2018年天主堂65周年堂慶表演

曾經預期從烏克蘭麗與木箱鼓做為開端，希望未來透過這些音樂的行動方案，除了陪伴孩子的成長，也完成部落青年樂團的目標，讓部落的年輕人更加凝聚，也凝聚部落新的力量。面臨的種種挑戰使得「眉木傳琴」不得不暫停下來，轉換思考部落的狀態和不同的需求，或許未來有機會和南豐國小，甚至是 **betterfly** 樂團合作，用不同的樣貌，讓部落的小朋友得到同樣音樂環境的薰陶。也許有一天，音樂的種子在那些曾經參與「眉木傳琴」的小朋友們慢慢萌芽，長出屬於自己的姿態。對我們來說，用音樂來陪伴孩童成長，就已經是我們想完成的使命了。

(全文完)



【社區故事】

《眉溪報導》陪伴我們成長

文：蔡毓婷，眉溪報導特約記者/眉溪部落青年

回想起 2015 年 10 月 25 日眉溪部落報試刊號第一版出刊，記得那時拿到第一版眉溪部落報時，心裡激動不已，看著報導裡的人物報導，還有最近部落所發生的事情，有新奇有感動，更多是感謝，在部落青年及暨大人社中心師生共同採訪編輯下，變成了專屬部落的報導，也讓部落增添新的閱讀資訊，三年了，在暨大人社中心的陪伴下，眉溪部落報即將要邁進新旅程了，每月一刊的部落報，將轉型為雙月刊，回想起這三年來的部落報，每期都刊載了部落大小事，訪問過的部落耆老、手藝師、有為青年更是不計其數，也給了眉溪部落很好的回憶記事錄。

我也曾出現在眉溪部落報導第 22 期中，在暨大人社中心的協助下，我與當時的男友，現在已是我的先生的曾子郡透過申請「原住民族精實創業輔導計畫」在部落成立了烘焙坊，過程中與人社中心有著很深的淵源，因為暨大人社中心的協助，讓兩位部落青年可以為部落盡一份心力，將所學的技術知識回饋給部落，將相關知識技巧運用於部落發展領域的教學實務中，帶給族人不同的體驗課程。讓部落居民及有興趣的青年都能學會運用特色食材創新料理，學以致用在生活中，讓烘焙不僅添加了族人生活上的巧思，也增進族人間的情感，未來有機會也將延續多元文化傳承的動機，推動更多知識性教育的學習課程。

眉溪報導目前正研擬轉型，未來可能朝向雙月刊的模式並且擴大報導範圍。以眉溪上下游及仁愛、埔里、信義間重要人物、重點議題、重大事件為主要取材方向。經過編輯採訪、分析，產生知識性、觀念性、啟發性的報導，提供讀者瞭解自身處境和借鏡他人所長的新觀點。

關心部落之外，同樣關心部落的現在與未來。藉由觀察、採訪、調查，深入分析報導關於原鄉的大脈動，提供與原鄉趨勢互相映照、反思的平台，希望能夠用原民知識拓展前瞻視野，

王美才立 蕾 手工烘焙坊

邀您品嚐美妙新滋味~

兩個賽德克青年曾子郡 (Tyung Nawi) 和姜毓婷，與一群堅持友善農耕的在地小農，用祖先留下來的土地，種植出最健康的食材，用一雙巧手與點點心意，揉出別具風味的糕點。「瓊拉蕾手工烘焙坊」烘焙坊今年才成立，希望與部落朋友分享這份喜悅，只要以右下角「兌換券」，至松原巷25-1號(南豐社區活動中心路口)·或電洽0975-158673·即可獲得手工精緻餅乾乙份，數量有限，換完為止哦！

搜尋 瓊拉蕾手工烘焙坊

兌換券

憑此券至「瓊拉蕾手工烘焙坊」，即可獲得手工精緻餅乾乙份
兌換日期：即日起至106年11月30日，本券影印無效。

以人文養分積累素質品味，成為原鄉中前進的新動力，希望帶給閱讀者更廣汎的資訊內容，提昇讀報教育的精神。一直以來我是眉溪部落報導忠實讀者，也因為這份喜愛，未來我也即將參與其中，與人社中心的師生共同創新部落月刊，推動原鄉部落傳播媒介，讓更多人瞭解並參與原鄉部落情勢。

說起自己與暨大人社中心的牽絆，應該從 2016 年說起，那時的暨大團隊與部落已經建立起非常友善的關係，而透過暨南大學社工系建立「眉友這麼老」社區組織，讓眉溪與暨大團隊的友誼更加深一層。也因為子郡的關係，我開始與暨大人社中心的老師有進一步的認識，那時的我們對烘焙充滿熱情，也一再研發有關原民特色的西點，我們希望能創造出屬於眉溪部落的伴手禮，但是在烘焙器具及經費不足的狀況下，我們遇到許多阻礙，於是我們將想提報「原住民族精實創業輔導計畫」的想法跟



人社中心的老師們說，希望老師為我們提供意見，在幾次的溝通討論下，我們與那時人社中心的淑婷老師有了初步的計畫雛形，結合了在地農友種植的櫛瓜，我們研發了櫛瓜磅蛋糕，並與當時的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淑婷老師命名為「眉友蛋糕」系列之一。



眉友蛋糕
IYUNG CAKE

在一路的過關斬將後，我們也很幸運的入選了第三屆精實創業百萬計畫的提名單位，並成立了「璞拉蕾文創事業有限公司」，並將烘焙坊建立在眉溪部落中，至今璞拉蕾手工烘焙坊在部落成立有 2 年的時間了，提供部落居民及家政班和來訪學生及遊客許多烘焙手作的體驗，並在今年開設部落大學，希望能將烘焙的樂趣帶給更多人，並結合原民食材像是刺蔥、小米、紅藜、馬告、小米酒、傳統紅豆、地瓜、芋頭、香蕉...等等，創造屬於原鄉的原味西點。



**璞拉蕾文創
事業有限公司**
Puale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Co., Ltd

感謝暨大人社中心一路共伴學習，培力許多部落青年學子為部落盡一份心力，在暨大團隊的陪伴下，提供眉溪部落學術性、知識性的課程及活動，也協助部落推動部落的環境營造、生態維護、參與式預算、水質養護等等...不僅建立了彼此的情誼，也獲得廣大居民的認可，未來雙方也能秉持互信互愛的關係，一同維護眉溪部落的文化之美。

(全文完)

【社區故事】

成為部落報記者

文：金雯雯，眉溪報導特約記者/眉溪部落青年

回想當初加入『眉溪報導』對我來說就像一段冒險的旅程，因為我從未想過我可以從一個老師，變成在地記者，對記者這個職業一無所知的我剛加入的時候心情是忐忑不安的。三年前眉溪部落舉辦的第一場參與式預算投票選出來的方案「部落安親課輔班」，我被受邀擔任安親課輔班的老師，某天，我正在上課時方案執行者告知我眉溪報導要採訪我，當時我有點嚇傻了！後來來採訪我的人非常的親切，也讓我的緊張減少許多，也因為這樣的因緣際會之下，他們邀請我一起加入眉溪報導，也開啟了我另一個專長的學習。

剛開始加入暨南大學人社中心眉溪報導團隊的時候，面對的都是我不認識的人，其他夥伴很有耐心的跟我講解眉溪報導的工作內容是什麼，我們就像一個小公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崗位，有時候又像一個大家庭，大家輕鬆的談天互相照顧與關心，更多時候我們像朋友，當一個人拋出問題，而我們其他人想辦法解決，這樣的團隊氛圍是讓我喜歡的！

我曾採訪過許多報導，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採訪在地商家，記得我曾報導過「阿米商店」。那是一個可愛的老奶奶，她說她一生中從未被採訪過，所以她很開心的跟我分享過往的故事，分享著她是如何從一個公車站牌旁的小鐵皮到現在的阿米商店。也曾採訪過眉溪的木雕工匠師父-李明洲先生。那時候去到他的工作坊時他一一的向我介紹他的作品，每一個作品李師父都如視珍寶，並且還蓋了間展覽室擺放他的作品。也曾訪問過「謝二哥早午餐店」，傾聽著一個



女人如何辛苦的堅守著由她與丈夫一同創立的店，秉持著要讓每一位顧客吃飽的宗旨。也寫過眉溪異鄉人專欄，讓大家了解那些沒有生活在眉溪但卻努力奮鬥的過程。每一篇報導都是一個小故事，每一個光鮮亮麗的背後都有一段艱辛的歷程，而我們當記者的本分就是紀錄那走過的每一步歷程，也許過程不那麼順利，但是卻造就了他們的現在！這也是我當記者後才開始有的深刻體會。

在眉溪報導的期間，我們也曾舉辦過不少的活動，小小記者營、六、七十年代的童玩比賽、用身體閱讀、馬告試吃會、兩天一夜大手牽小手參訪活動...等等。這其中最最難忘的就是大手牽小手的參訪，那趟旅程我應該永生難忘吧！因為這個活動就如同他字面上的意義『大手牽小手』，讓我們帶著自己的孩子一同前往，我還記得這時候車上孩子們的嬉鬧聲，還記得那時候我的寄宿家庭是一家有著閱讀牆的房子，旁邊放著一架鋼琴，於是有人即興的彈奏了起來，孩子們也拿起書本來閱讀，還記得那個夜晚夥伴拿著吉他與在地居民一同歡唱的夜晚，也記得與當地老人一起共享的午餐，而當地幼托、老人照護與醫療真的做的非常棒！這也是讓我大開眼界的地方，原來在每一個小小的角落都有默默耕耘為在地努力的人。



圖：《眉溪報導》舉辦的親子閱讀活動

這幾年加入暨大人社中心的眉溪報導團隊，真的讓我永生難忘！雖然我們人數不多，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努力，每一次的討論，大家的集思廣益，總是會蹦出許多不同的火花，也讓我看見更多不一樣的做法，也嘗試了許多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也許有些事情我做的並不是最好，但是我很清楚我盡力的參與了這個團隊，謝謝暨南大學給了我們一次參與的機會，讓我可以學到許多不同於以往教科書上學到的寶貴經驗，也謝謝我們眉溪報導的每一位成員，因為有大家的付出與努力，才能做出大家所喜愛的報紙，這是最難忘的回憶，我也會把我所學到的繼續努力。

(全文完)